

抱朴子

冊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爲而治平下之其猶構室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堪則崩撓之手九列是之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簡標穎拔佐則室政在姦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無外萬邦咸寧設官以親總

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

藏本脫君字從舊寫

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巨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

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

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賣以下五句蒲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

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

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

亂劇於棼絲引用鴛庸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

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

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

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

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冒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

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

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鴟屯飛則鴛鳳幽

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

傑潛逝高概取與闡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
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橈
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己屈伸
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
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
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敘也而有黨有
力者紛紛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
之世闈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
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
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
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
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

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倣君行臣甚故阿佞幸

獨談親容桑梓議主

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

中正吏部竝爲魁僧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旣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更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

字空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

賊原注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閒秀孝

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

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

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
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
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
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
之才乎抱朴子荅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
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壻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
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
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
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
失指則亦不得闔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
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
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
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

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

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
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
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
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
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
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
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
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
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
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
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
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
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
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
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
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
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荅策者
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
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
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
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
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
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
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
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

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

面而不心揚雄

藏本

作揚雲從意林改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

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

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
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
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
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
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顏婢睞原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

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

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纏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

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

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

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

本雖赫奕刀尺決乎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

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

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

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烏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自然隻跣失棄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

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

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

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

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

疑當有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

何字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

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茲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
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
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
計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
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
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
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
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
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
辯訟有無而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
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
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
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

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駁

藏本作滄

稟訥駁今從盧本

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

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撝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
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
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
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乖
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
難藏本作實難盧本
如此疑作實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

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
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
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
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
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須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
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
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

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

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有脫文盧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

去就積積字從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志素情之

綢盧本歎或眊原注五皆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

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

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

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

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

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

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

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

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
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
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下有往者漢季陵遲
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
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
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
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
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
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
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己斷粒以
刺玉食哉夫交藏本作反從舊寫本改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
之所棄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驪婁

原注於駘切駿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

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鸞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馭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擗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

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疑當作漿舊寫本煦字無所
空白盧本作魚妄改耳無所
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瞶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衍人之良榦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

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渴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
其祕略而司馬剛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
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
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
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
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
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
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
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
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
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
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
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

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剽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_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

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

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原注如震切

權右之國疑作閩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

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

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

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作己從舊寫本

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腳不能到也楹

柎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

表斂羽於幽梧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

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
映順流而顧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
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
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
俗之地鸞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
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舊寫本
作毫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

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杳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

賞埋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
於鉛刃鱸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

競驚颿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作詰夜
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

之慶祚柏成舊寫本作伯夷涉下句望文改耳
此乃柏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

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福福交錯乎倚伏

之閒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

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匡作匠洽

平無作洽元從舊寫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

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作羞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

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

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沆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

鰈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

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

驚各附攸好安宥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

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

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煜而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

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爲不高

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

則有虞婆婆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箕原注苦怪切籠也

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

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

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

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

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

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

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

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

改下云非余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

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字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

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閒知命者

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釭原注千上聲毛

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真人

名寶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輶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

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筮窮谷多不伐之梓豫

藏本

作橡從舊寫本改按本書屢用梓豫

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蚪

抱

朴

子

外二十

中華書局聚

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

寶犬羊佻原注勅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

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

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

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

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

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

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

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之匪唯一世也

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駑蹇矯首於堦原注多切輦馱驥委牧乎林

垆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

於申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

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劓之猶未悛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

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原注力尚切也安冑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

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冑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

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

靴

原注徒刀切

鞞

原注奴移切

恣喋

原注音高

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

棄而不羞醜酪專灌於圓亾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淖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驟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

珍傲宋版印
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

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旣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闔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

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
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
鴻鵠之翼騾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氏七首雖
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駮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
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
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
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烏
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
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
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上季智止學舍則
收魏盧本改作龐非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
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

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
闈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
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自許
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
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
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
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蝻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
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況庸
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
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恆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
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
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

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
 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
 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閒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
 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
 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
 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必
 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
 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
 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恆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

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讒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

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詔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

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
 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
 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
 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
 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
 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
 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
 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
 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
 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
 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
 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
 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

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榦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

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
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
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
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
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
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
不校握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
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
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
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
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
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
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

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
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
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
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
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
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
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
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
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砒砒原注
上音武之亂瑾瑜鷦螟即焦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
下音夫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
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
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尙不永棄

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
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閒矣誠經國之永法至

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
 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
 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
 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
 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
 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
 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
苗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
 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
 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
 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恆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
 情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
 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
 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

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
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
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原注五懈
魚計二切
眦原注在懈
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
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
無豐約皆以卽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
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真九

酒誠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蒞原注昌昌蕙芬馥也惑口者

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

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隳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

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

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

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

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原注息尠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一中華書局聚

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

小大亂喪亦罔非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原注音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

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温克之義

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

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儻蹢躅舍其坐遷載

號載原注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偵藏本作值羣書治要載此原注居篇作顛蹶梁倡知舊作偵夔原注居切良

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

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

譜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意林作皆裨廉

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闐茸之性露而傲佷之態出精濁神亂臧

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螳封或

登危蹋積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

酗營

原注為命切 酗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

補熾火烈於室廬陪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加暴

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

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

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澆

羣書治要作灑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

長則鄉

羣書治要作邦

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

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

痾於膏肓

原注呼光切

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

者所深防而愚

藏本作煦

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

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霑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己傾匡

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勸 盧本作勸 羣書治要改

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

羣書治要作惡

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愒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

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

病今本但作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補又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

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噏及其

悶亂本作間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矐原

荒曰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

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

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

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

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

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

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

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

搜索收執榜

原注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

當作屬

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

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

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

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

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

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

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意林作安能令絕乎

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

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

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崇員丘

瘞薶圻澤裸鬯儀彝寶降神祇酒爲禮也

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

千鍾

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

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

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疑有醉

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

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

將嘉賓如淮如澗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誠乎抱朴子荅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

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

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

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
乎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

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

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

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

糝目而不覺颿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

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

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

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搏菹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閒

舉足不離本作舉口不踰從羣書治要改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

不聞清談講本作論從羣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

高遠以不爾者為駮原注五駮切癡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

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颺原注甫遙切風嘲戲

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淡焉報者恐其不

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

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

刺厭原注錄耳由切厭扶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本作者為人也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

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

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之本作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

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

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

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

私相訐原注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本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泯族

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

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

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倨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

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

而無直亮之鍼原注職澹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

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
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

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

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

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

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臆所以燔百尋之室蠹竭所以仆

原注普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

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

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

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

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

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

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

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尙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

篤頑也率多

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

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

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巖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閒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

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

原注力各切

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

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紵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傲以集

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闕踰堦原注居毀切穿

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

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

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

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

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

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

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

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

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

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

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
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
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
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高
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
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
進而名勢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
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
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
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
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酗營不知限齊至使有

傷於流血踈

原注鳥臥切

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

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閒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

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
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
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
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交極躪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腳羣書治要
作屈申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拒者爲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答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
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
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
德卽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
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
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
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怵悸自失喑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
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

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
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
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
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
干攫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蚺蝮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
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
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
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
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
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
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
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
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

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尙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

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

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

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

本脫之徵也三字從羣書治要補

去

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

意林作趨事豪貴

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

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

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閒神躋九玄
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擢履決藍縷帶索何何與俗人競幹佐
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
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
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
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
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
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蠖
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
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
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勸謙損以永天秩
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
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

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闖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盜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

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尙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
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
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
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
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
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鬪茸之徒以取容於
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
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
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
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
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使
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
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

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不憎之而
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行從羣書治要改猶在我也不能令

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

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何草靡萍

浮以索鑿枘侷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

行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為長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

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

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

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

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

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清之資脫見字或佻竊虛名而

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

抱朴子外二十七
中華書局聚

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

藏本作也從盧本改

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

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

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

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

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

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豐咎發聞實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繫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廁

騏驎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齠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鱉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

...

...

...

...

...

...

...

...

...

...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真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埽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

耳無目何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
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
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
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
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
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一字雖饒而未可
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
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
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
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鈺之詩
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
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車 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
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

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
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
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
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
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
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
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

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澁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

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驕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

中挈瓶訓詁之閒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
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
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
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駸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
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
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
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
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
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
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荃可以棄而

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尊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

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第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疑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原注力侯切敬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

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
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
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
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
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
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官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
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謝林子後集卷之三十一

重復因得無家快上與之相識其詩文亦多無存者然存以而然乎
又古曰文不虛不與古可也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此其非益上之於公也亦不與古也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論之不與古也之論也也與古也中其不與古也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合母難言其言不之入論語之不與古也與古也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論語曰君子不器古之好無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
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卽龔從
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
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
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
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
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回
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
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
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

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
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
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矜輕悅者
謂之巍峨瑰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
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
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之蕭
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
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
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
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
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蹙馬弄稍原注山
角切
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
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詔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

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駉徒
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
從而朝隱知者不冒吐其祕算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
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
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
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
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
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闥左衽掠於禁
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
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
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
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苒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
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
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
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
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
有才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
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
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汗而不擢矣秉維之佐
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

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
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
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枕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
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
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
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
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
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
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
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
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
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
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

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
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
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
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繡鷄驚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
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曠弩
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
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
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
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
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
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
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
接武貢楛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本改文

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

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

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輶磕於龍潛之月凝霜

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藏本

作其豈今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

從舊寫本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洿得意遺世非禮

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

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冑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

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

有自來耳世無離朱阜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

瑾瑤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

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

孫氏輿觀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

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
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斷林千松萬林之三十四

青吳尖圓細網自天出苦世鞋胸與為林不知眼定如無骨竹直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壻土以葺宇銳
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
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
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
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
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麩秬
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
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
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
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

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鶴鳴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

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
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
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堦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
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
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
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
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麥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
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
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
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埒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
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
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蕪播
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閒何必耕耘爲

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雛之甘呼鴛鳳擬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夫與金資限不學善而齊求矣故善辭之而善也善者謂之德德出
其而解者亦同氣也居格且又風氣相與不與善而散至矣風
變之異入山出壑音莫捕兼雖及刻淵音為音莫捕立舉於殊學
晉漢之書夫必謂言於殊學音風氏之證危出辭至道以為味音蓋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嗇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圍之困也故

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

專銳思乎六經忽絕張原注陟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

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

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

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

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

恭滔天猾夏放命駑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

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

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

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瀟贄幣濃者瓦石成珪璋

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垌黨援多者偕驚颿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

以沈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

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

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迷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冒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免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尙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拙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

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
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
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
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
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
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
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鍾鼓百家
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
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
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
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
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蜻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阬穽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

景以易咀生

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

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鷃鯨而改
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
之行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
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
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
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
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
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
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
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
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
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尙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明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

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閒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鎔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

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口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飆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

起溼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
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
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
凱與斗筭無殊竝任則隸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
鷓鴣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
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蔭蕙所以增芬
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生

藏本作結

生舊寫本
空白一字

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

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覓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

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

藏本作抗今
從舊寫本

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
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
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
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
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鯨鯢鵠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
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

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
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藏本有猶字今從舊寫本刪犯逆死之重刺

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蹙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莖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

之本作難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

目以廣明窺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

猶剽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
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恆民之懷覩百抱之
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凄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
然繭續緜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
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
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
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
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濶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閎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貌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己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

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鷲禽以奮擊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曰不能遏謗者盈路而

藏本而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

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颯迅非徒驊騮躡躡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

洽

藏本作洽今從舊寫本

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
鷗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鑄焉故善言之
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
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
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形而不威故君
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鷲振翅玄圃之峯
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
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
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

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駮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俯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賢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蚪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屨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攬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算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颿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

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難知將日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螳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蝎羣書治要作蝮蝎食毒以中蚤蝨徹舍以逐雀

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鈎沈譽舉置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各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

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閒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飾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

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
閒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
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
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
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
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
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盪儲以摘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駟
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

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
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
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
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
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函者形如
牯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
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
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
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

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
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
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盧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
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
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獫狁與
獾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
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
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
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

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愜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洿則遺愠悶之心振耀宸展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營無偶字

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尙父者

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繼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

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眇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鼂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瀟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尙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外三十八

十二中華書局聚

蘇林年校書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控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

舊寫本空白一字藏本不空盧本作支離甕瓮

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

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泐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絪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

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

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
干將羔犢之犯虺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
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
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築城遏胡而禍發幃
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
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
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
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藪不枯汜叛聖違經理不

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緜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蚪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

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敵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盛從舊寫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

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

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鴛蹇輟望於大輅戎虯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尙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

本無之字從羣

書治要補乎穴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

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鮪鰕褻絳虬於淵洿鴛蹇黷駿驟於垆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躒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

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素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琬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
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
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
能拔弱草之芟羆虎虺闕不能威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作柱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

以艱險舊寫本作難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藏本作清苦從舊寫本改不以窮否

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
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
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
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陵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竇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冒為銜鼠之唳天舊寫本作戾天玄蟬之潔飢不

願為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剡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

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鸚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

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虯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矧怨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

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

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

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

敢睨

藏本作議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蠶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詔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躐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轆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朱鸞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躡弩危機嚴鋌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

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觶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

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藏本擠接舊寫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

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殞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

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積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

集於子陵之菴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故客山坻水壑空而為其然東國不亦覺乎

或謂良母不與奇士同其好而於育知之良也而災火照天衣飾兩

忽亡誠意則緣妙幸取之則世乎小惠不與奇士共其好而楚齊

陳仲子曰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之則志則眼侍貴而

要同味類友之義固也

金林賢者能為善者能為之於其外則其善者能為之於其內立德

陳仲子曰故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之則志則眼侍貴而

再古公之行不論其德也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之則

榮而為交遊之樂歟不論其德也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

許休子曰故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之則志則眼侍貴而

某子曰夫君子之於德也明辨是非而端其心入之則志則眼侍貴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瀆而不

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

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

蓋偏長之一致

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疑此下有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莖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迴弱也繁華曄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

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二一中華書局聚

蘇漢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志三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躑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曾閒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馯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蚪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

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腳剝土枰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礪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

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晝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
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
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鐸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
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上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

木竦於都廣沈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

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

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

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

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

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

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

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

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

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

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

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

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剛足患萋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
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
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
忽海遂躓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

藏本作彼舊寫本空白今

從盧本

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

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
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
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
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
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
思而不識合鎔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

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
閒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一夫射編

匠之門而獵其秀之言辭於對水音器雖異而於火同焉譬其驗矣

百世為觀戲不以類不主對賦之辭而辭對之實不以書不出風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則皆不辨其時出夫另嘆息以本鎮也

之文圖表誼不喻於童五之賦空風舒高翔重日曠盡其論書類賦

本賦已之觀也雖賦不賦之然野無影之流變分不樂以賦賦

必賦將觀觀於我觀之中而此觀乎不終之因子書如

景星之於二景前而次之限林轉之臨書各而學皆專守一業誠共

一夫欲思世五路錄直壽之賦賦子書錄觀對之凡亦由而次之限

辭林子曰百家之言觀不皆前備後藝也觀玉鑑然悉女士術書心

百家

辭林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舊寫本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廢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

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

疑雖下有脫舊寫本亦作具貴亦有脫

本不必便疏末

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鴛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髻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